



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
诗意自然系列




林中水滴

汪剑钊 主编

【俄】普里什文 著

潘安荣 译

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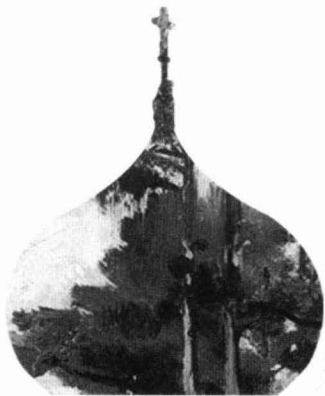
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
诗意自然系列


林中水滴

汪剑钊 主编

【俄】普里什文 著

潘安荣 译



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林中水滴 / (俄罗斯) 普里什文著; 潘安荣译. --
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3. 12
(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)
ISBN 978-7-5468-0624-2

I. ①林… II. ①普… ②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俄罗斯—现代 IV. ①I5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95578号

林中水滴

汪剑钊 主编

[俄] 普里什文 著

潘安荣 译

总策划: 王忠民 张国强

丛书策划: 王森林

责任编辑: 王森林

装帧设计: 石璞 蔡志文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网址: www.dhlapub.com

投稿邮箱 tougao@dhlapub.com 编务信箱 gy@dhlapub.com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2.25 插页 1 字数 180 千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2 000

ISBN 978-7-5468-0624-2

定价: 24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出版说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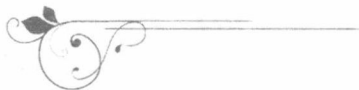
2013年,我社开始策划出版“世界精短文学经典译丛”,这套丛书约请国内最优秀的翻译家担任主编和译者,将世界几大主要语言写成的短篇作品择优选入,并按照一定的主题和体裁进行分类,以独特的视角呈现出各国文学的基本面貌,为我国读者了解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平台。“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”即是这套选题中的一种。

俄罗斯文学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,让他们形成了特有的精神风貌和对世界的认知方式,但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,这一精神资源的承续和发展出现了断裂。为重新深入挖掘、整理俄罗斯经典文学的优秀资源,我们倾心推出“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”(20册),分为“诗意自然”“诗意人生”“诗意心灵”和“诗意生活”等四个系列,让读者再一次感受俄罗斯文学的独特魅力,在阅读中汲取有益的精神养分,提升对诗意生活的自觉追求,丰富人们的内心精神世界。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2014年5月

目 录 CONTENTS



>>>大自然的日历(选译)

- 003 秋 天
 - 003 大地的眼睛
 - 003 小偷的帽子着火啦
 - 004 鸟之梦
 - 008 死 湖
 - 008 初 雪
 - 009 天 鹅
 - 010 人 影
 - 011 松 鼠
 - 012 胡 獾
 - 013 雪 兔
 - 014 美的主人
 - 015 雾
 - 016 “伊万和玛丽娅”
 - 016 追 猎
 - 023 安恰尔

>>>人 参

033 ——一六

>>>叶 芹 草

109 荒 野

109 荒 野

111 青色的羽毛

112 乌云笼罩的河

113 别 离

113 求偶飞行

114 阿里莎的问话

115 深 渊

116 岔路口

116 水滴和石头

116 留声机

117 生的欲望

118 歌德错了

118 结婚的日子

119 老 鼠

119 白 桦

120 秋 叶

121 当了俘虏的树

122 一缕活的烟

122 生存斗争

122 动

123 大 河

- 123 牧 笛
123 可悲的想法
124 Circulus vitiosus
124 离别和见面
125 叶芹菜的女儿
126 老椴树
- 128 欢 乐
- 128 胜 利
128 最后一个春天
128 近在眼前的离别
129 杜 鹃
129 大地的微笑
130 林中的太阳
130 老棕鸟
130 小 鸟
131 开花的草
131 野蔷薇开花
131 鼓鼓的水泡
132 亲爱的茶炊
132 韵 律
132 水
132 幼嫩的小叶子
133 在老树墩旁边
133 在溪边
134 水的歌声
134 风吹琴的乐声
134 第一朵花儿
134 致不认识的朋友
135 最高的一轮树叶

- 136 麦 粒
136 隐蔽的生活
136 幼芽发光的晚上
137 林中小溪
141 花 河
141 增添生机的细雨
141 水和爱情
142 稠 李
142 松 树
142 一口牛奶
143 女房东
143 姗姗来迟的春天
143 母 菊
144 爱 情

>>>林中水滴

- 147 树
147 树 根
147 蛇麻草
148 一条树皮上的生命
148 瑞 香
148 树桩——蚂蚁窝
149 森林的墓地
- 151 水
151 涅尔河
152 倒 影
- 153 林中客人
153 林中深渊

- 154 乌 鸦
154 松鼠的记性
155 三个兽洞
155 梭 鱼
155 田 鼠
156 啄木鸟
156 落后的野鸭
157 蜘 蛛
159 客人们
- 161 一年四季
- 161 自然晴雨表
161 最初的小溪
162 亮晶晶的水珠
162 春 装
163 稠李凋谢了
163 杨 花
165 第一只虾
165 春天的转变
166 柳 兰
166 河上舞会
166 早 天
166 小白杨感到冷
167 落叶期
167 降落伞
167 星星般的初雪
168 森林中的树木
- 169 人的踪迹
- 169 我的家
169 蜜

- 170 森林中的人
170 审判员打猎
171 梭 鱼
173 啄木鸟的作坊
172 小 舟
172 两种高兴
173 啄木鸟的作坊
174 风 格
174 自来水笔
174 热切的关注
174 损 失
175 话语和种子
175 暴风雪
176 人的宝藏
176 自由生存
177 追求王位者
178 作家和写生画家
178 我的狩猎
179 创造彩色的力量
179 为直的道路而斗争

180 译后记 潘安荣



大自然的日历(选译)

小窗的成千着火吗

秋 天^①

大地的眼睛

从早到晚风风雨雨，寒气袭人。我不止一次地听失去爱人的妇女说起，仿佛人的眼睛往往要比知觉死得早，有时，临终的人竟会说：“怎么啦，我亲爱的，我看不见你们啦。”——这是说，眼睛已经死了，说不定下一个时刻舌头也会不听使唤了。且说我脚边的湖吧，也正是这样：在民间传说中，湖就是大地的眼睛。这一点，我是早已知道的：大地的眼睛要比万物更早地逝去，更早地感到日光的消失，在森林中刚刚展开争夺落日余晖的奇景的时候，在有些树木的梢头燃起了熊熊的火焰，宛如树木本身放光的时候，湖水却似死了的一般，就像一座埋着冷鱼的坟墓。

雨，使得庄稼汉苦恼万分。雨燕早已飞走了。泥燕群集在田野上。天气已经冷过两回。椴树自根到梢完全发黄。马铃薯也变黑了。遍地铺满了亚麻。鹈鸟已经出现。夜晚变长了……

小偷的帽子着火啦^②

黄金世界里静悄悄的，草地上铺着银霜，宛如麻布。早上八点钟，露珠才

①《秋天》系已故潘安荣先生从普里什文《大自然的日历》一书中摘译，潘先生《大自然的日历》译本亦为本套丛书选入，内中包含《秋天》部分，这里重复收入是为了保持潘先生1984年编译的《林中水滴》译本的完整性，有关这个译本的介绍，读者可参考本书译后记。——编者

②这是一句俄罗斯俗语，原用来让小偷一听此言，自我暴露。作者看到白杨树的红树冠所以联想到此俗语，是因为在传说中白杨树是有罪的：圣经上所述耶稣门徒犹大为了三十块钱出卖耶稣，后受良心谴责，吊死在白杨树上，人们遂归罪于白杨树。——译者

冲刷银霜，白桦树下的麻布消失了。黄叶四处飘零。远方的云杉和松树为白桦送别，而高大的白杨，把红艳艳的帽子举到森林上空，我不知怎的回忆起遥远的童年时代一点也不明白的一句俗语：小偷的帽子着火啦。

燕子还留在这里。

鸟之梦

蜘蛛都冻僵了。蜘蛛网给风雨撕落，唯有那主人不惜用最好的材料织成的最好的网，在秋天阴雨的日子里，还能完整无恙地留下来，仍在捕捉能在空中活动的东西。眼前空中只有落叶在飘零，于是一张色泽艳红、缀有露珠的白杨叶子，落到了蜘蛛网里。它躺在无形的吊床上，给风儿吹得摇摇晃晃。太阳露了一下脸，叶子上的露珠像宝石般闪闪发光。这使我目眩神移，随即想起了今年秋天，当白杨叶子成为雷鸟最佳美的食物的时候，我这个老猎人一定得熟悉一下雷鸟的生活，我还不止一次地在书本上看到和听人家说起，到那时候，仿佛在日落前的一小时左右，它们会飞落在白杨树上，啄食到天黑，睡在树上，次日早晨又啄食一会儿。

在大森林里一个小小的采伐迹地近旁，我出乎意外地发现了雷鸟。当我涉过小河的时候，我的一只皮靴子，咣的响了一声，声音惊动了一只雌雷鸟，从我头顶的白杨树上飞开去。这棵高大的白杨，长在针叶树林中的采伐迹地的边缘上，这儿有不少白杨，和白桦掺杂地长在一起。它们为了跟松树和云杉争夺日光，长得很高很高。离采伐迹地边缘几步路的地方，有一条被车轮压坏了的林道，整条道路都是黑色的，但在长着白杨的地方，撒满了白杨叶子，远远望去，一地浅黄色的斑点；在这布满黄斑的道上，隐匿打猎是很不方便的，因为雷鸟现在应该只在白杨树上。采伐迹地是崭新的，去年冬天才有的，一堆堆留待今冬运出的木材，躺了一个夏天，都发黑了，它们埋在幼嫩的白杨树丛里，树上挂着仍然很鲜艳的宽大的杨树叶。老白杨树上的叶子，却几乎全都变黄了。我沿着林道，从这一棵白杨偷偷地走到另一棵白杨。天上细雨蒙蒙，微风轻拂，白杨树叶随风飘动，簌簌有声，雨珠到处淅淅沥沥，这

一来,我听不清雷鸟采撷树叶的声音了。采伐迹地里突然有一只雷鸟从小白杨林中飞了起来,停落在采伐迹地那边一棵最靠边的白杨上,离我有两百来步远。我看了好一会,看它怎样不时地啄那树叶,迅速地吞下去。间或一阵疾风刮过,登时一切归于静寂,雷鸟采撷树叶或把树叶撕破的声音传到了我的耳朵里,我于是熟悉了森林中的这种声音。当雷鸟把粗枝上的叶子吃得差不多,够不着好叶子的时候,就怯怯地跳到低一些的小枝上去,然而小枝过于细嫩,弯了下来,雷鸟也跟着往下垂,赶紧张开翅膀,免得掉下来。不一会,我听见我这一边也有同样清晰可闻的裂帛声和嘈杂声,后来我还弄明白了,原来我周围各处那些藏在针叶树林中的白杨树上,都停着雷鸟。我也明白了,白天它们都在采伐迹地上玩耍,或者捕捉一些虫儿吃吃,吞几颗它们少不了的石沙,到了晚间,才飞上白杨树,在临睡前饱餐一顿喜爱的叶子。

日落之前,西风照例渐渐静息了。太阳突然将万道金光投入森林。我用两手兜着耳朵,继续谛听,听到在白杨树树叶的轻微抖动中,有采撷树叶的声音,这声音比重浊的滴水声更为沉闷,更为刺耳。于是我小心翼翼地站起来,悄悄去寻猎。我并不是在雷鸟高唱春歌之际大步流星地跑去,雷鸟全神贯注在悠扬的歌声里的时候,倒是什么也听不见的。眼下使我特别感到困难的是要走过一个大泥洼,那个泥洼里,看上去好像铺满了厚厚的杨树叶,实际上却满是水苔和泥泞。要想那泥泞在你拔脚时不发声响,须得将脚掌伸直,和大腿成一线,像跳芭蕾舞一样。而当你轻轻地把脚从泥泞里拔出来时,粘在脚上的泥泞却又滴入水中,声音之响,真会吓杀人。可是你瞧,小老鼠却可以在落叶底下乱窜,窜过的地方,落叶塌了下去,像犁沟似的,并发出响亮的沙沙声,要是我这样做的话,雷鸟早就飞走了。看起来,这种声音在雷鸟是习以为常了,它知道是老鼠在跑,所以毫不介意。如果是狐狸走过去,踩得枯枝啪啦一响,雷鸟在树上大概也会听得出,这是于它无害的狐狸在偷偷地行事。原来森林里一切都有定规,彼此之间都是协调地联系着的。但是,人是变幻无常的,什么都会做得出来,因而他的一声一息都会尖刻地干扰大自然的生活。

热情能够产生无限的耐心,时间充分的话,完全可以做到猫也似的动

作,无奈时间不够了,太阳已经落山,再过一会儿,便不能射击了。我丝毫不曾怀疑,我那雷鸟是停在我面前一棵白杨树的那一面的,但我不想绕过去,反正绕过去也来不及了。有什么办法呢?这棵白杨树的整个黄色的梢头,只有一个朝着那边晴空的窄小的天窗,此刻这个天窗忽而关闭,忽而开启。我明白了,那是雷鸟在啄食,关窗的是它的头,我甚至还看得见那头部的小鬚。本来,像我这样在最初弄清情况的瞬间就能举枪射击的人是不多的,偏偏这一瞬间我踩到了一根不曾看见的枯枝,吱的一声折断了,于是窗子开开了……后来更糟了,——那雷鸟觉察到了危险,呼噜噜叫了起来,放佛在责骂我。还有,近旁另外一只雷鸟,恰巧这时候从树枝上下来,全身暴露在我眼前,因为距离太远了,我射不到它,但又不能移步前去,不然它一定会看见的。我屏住呼吸,用一只脚立着,另一只脚几乎悬着似的搁在枯枝上。这时,另有几只飞来过宿的雷鸟,散落在周围。有一只咣咣作声,从高高的白杨树上拨弄下来一些细枝,都是斜着咬断的,看到这些细枝,我们就可以断定,雷鸟要在这儿过夜了。我的那只雷鸟渐渐安静下来了。很可能它正伸直了脖子,向四面八方环视呢。不久,在我和始终沙沙作响的小老鼠所在的树下,完全昏暗了。我原本看得见的雷鸟,也隐没在夜色中了。我想,所有的雷鸟,都已把长着小鬚的头藏在翅膀下面入睡了。于是我也抬起那条麻木了的腿,转过身,幸福地把酸胀的背脊靠在一棵树上,那只被这惊扰了的雷鸟,此刻正安安稳稳地睡在这棵树上。

黑夜里,当你在针叶树林中,知道在你的头顶上睡着巨鸟——那大生物时代的最后遗物——的时候,针叶树林变成个什么样子,真是难以言传的。所谓睡觉,其实并不那么安静,不是这儿微微一动,就是那儿在搔痒,再不然就是另一个地方发出咣咣声……我夜间独个儿在这里,不仅不觉得恐惧,反而好像是来亲戚家做客过新年。只可惜太潮湿了,天气又冷,要不然我就会在这里和雷鸟一起进入甜蜜的梦乡了。近旁什么地方有一个水洼,水珠从高高的大树的树枝上大概均匀地滴进这个水洼里,那树枝有高的,也有低的,那水滴也就有大的,有小的。我细细体味着这种声音,一待领悟过来,一切都

成了美妙无比的音乐，替代了我曾经为之陶醉不已的那种优美的平凡的音乐。而正当野林中的整个夜景和水滴的旋律配合得恰到好处的时候，忽然传来了大煞风景的鼾声……

这并非出于恐惧，而是这种大煞风景的鼾声与我那壮丽的音乐会太不相称了，我匆匆离开了不知是谁在打鼾的野林。

我穿过村子，到处都是鼾声，有人的鼾声，也有动物的鼾声，路上都能听得很清楚。听过了森林里的那种鼾声之后，现在对于这一切我都很留神。我到了家里，又听得杂物房里主人的儿子谢辽沙雷鸣似的鼾声，储藏室里，则是道姆娜·伊万诺芙娜和她全家人的鼾声。然而，最奇怪的是，我在户外大动物的鼾声之中，还听到另一种不知是什么东西的极细极细的鼾声，我用手电筒一照，发现这是鹅和鸡在打鼾……

我甚至在梦里也摆脱不了鼾声。正像梦中常有的那样，我回忆起了似乎永远不得回到人间的种种。这一夜，我那往日的鸟之梦都回来了……

我猛地明白了，森林里那个打鼾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雷鸟啊！没有错，一定是它！我霍地跳了起来，生好茶炊，喝够了茶，一把拿起猎枪，就往森林中那个老地方去。我仍然靠在那棵树上，静候黎明的莅临。现在，熟识了鸡、鹅的鼾声之后，我的听觉不仅能辨清停在我头上的雷鸟的鼾声，甚至也能辨清旁边的雷鸟的鼾声了。

当黎明的报信者啾地叫了一声，东方渐渐发白的时候，鼾声停止了。我那白杨树上的小窗子也开了，不过头却没有露出来。晴朗的早晨到了，天很快就大亮。旁边那只雷鸟微微动了一下，却把自己暴露了出来，让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它。它睡醒后，把长脖子上的头像挥动拳头似的甩到一边，又甩到另一边，接着，倏地将整个尾巴像扇子一般张了开来，好像是发了情。我曾经听说过雷鸟秋天发情的事，所以我想，它可能会唱起来的。但是它没有唱，却收起了尾巴，垂下去，不时地去采叶子吃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那只雷鸟，大概也开始啄食了，因为我忽然在小窗中看见了它那长着小鬃的头。

我一枪结果了它，掉到地上，连一动也没有动，只是脚爪紧紧地抓住了